

中國農民報到之棄農務工

(本系列完)

劉師傅是「不務正業」的農民之一，在指望兒女「跳農門」把戶口轉到城市之前，他先棄耕投城，從河南大別山深處的田鋪鎮舉家遷到縣城新縣。香港文匯報記者經過一個多月深入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近十個縣市，在對今日中國農村的千里大調查中了解到，農村中大部分有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全家收入的八九成均來自打工或做生意，種地已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農民越來越脫離務農生活，種糧副業化，不少農民根本不種糧食，花錢買糧的現象日益普遍。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業的根基目前卻動搖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

■阮英良已81歲，家中旱地變荒地，水田變旱地。



專家籲轉型

開發非農產業

高遠，清新怡人，但頹廢，這就是湖北通山縣大畈鎮山頭灣。整個村小組從100多人銳減到不足10個人。除了兩戶人家，山頭灣幾乎家家戶戶都只剩下殘垣斷壁，有的堂屋裡，還停着口看來早被遺棄的棺材。這一帶，野豬和猛禽早就比人還多。農民方聲軍的父親在堂屋裡養了雞。大門和門檻之間的縫隙塞着一隻老式的解放鞋，防止雞從縫裡鑽出來被老鷹叨走。方聲軍已經在通山郊區蓋了房，但他對家鄉還有個夢想，希望能在山頭灣辦農家樂，或者吸引外面的老闆投資，發展自然放養的現代養殖業。

引資難 盼國家規劃

湖南榮桓鎮柏塘村書記劉新國表示，村內旱地已全部拋荒，但他也無能力去改變，「最好的辦法是公司加農戶，把荒地盤活。」站在渣沖水庫壩頂，劉新國指着遠處的荒山表示，有山有水，四周群山環繞，幾千畝沒有一戶人家，最適合發展養殖業。但這需要幾千萬乃至上億的投入，除了坐等外來資本，他們沒有別的辦法。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表示，淺山區不適合農業。他建議國家對淺山區開放非農產業，比如發展旅遊、林業和別墅，但是國家一定要事先做好嚴格規劃。



■湖南衡東柏塘村民希望在渣沖水庫建立生態放養基地。

種地僅可糊口 農民打工去了

舉家遷城轉行 非農收入佔九成

■留守鄉村的農民，不論老壯，均到工地打散工增加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 攝

■湖北赤壁茶庵嶺的農民激烈地爭論補貼太少。

老游開着三輪摩托在夜色中遊蕩，尋覓着乘客。他是河南新縣濟灣鄉的農民，但真正的謀生之道是在縣城開家庭旅館。開三輪摩托，只是身為旅館老闆的老游的第一副業，他還有第二副業，就是務農。「就老人種點菜和榨油的花生或油菜。沒人種糧了。地都荒了，誰還種地呀？」不過，就是對自己開的所謂家庭旅館，老游也不滿意：「很多住客都是臨時來亂搞男女關係的，情人哈的，嫌在家裡礙眼，就到店裡來。」看來，來自農村的老游對城裡的燈紅酒綠，也還不太適應。

城裡尋生計 望孩躍龍門

老游和劉師傅都是新縣四十多歲的「農民」，準確來說，是不種地的農民，不僅自己不種地，也不希望兒女種地。同樣在縣城開三輪摩托的劉師傅表示，「我們這一代種地的都不多，七十年代更沒有」。那今後誰來種地？劉師傅的回答是：「想不了那麼多，讓孩子出來讀書就為了將來別學我們種地。」

劉師傅是殘疾人，妻子在浙江打工，他留在縣城開三輪謀生，同時照顧在城裡讀書的兒女。家裡收入百分百靠打工，還在鄉村的老人一年種糧大約能有2,000元的收入，蔬菜自己種，日子勉強能過。

對年輕人來說，打洋工更充滿誘惑。新縣是中國有名的對外勞務輸出地，截至2009年底，一共向日本、韓國、意大利等輸出勞務近1.5萬人次。出國勞工月入萬元，勞動合同一簽三年，出去一趟能掙30多萬。其中僅2008年，外出的勞工就給新縣匯回來6,211萬美元。

年收僅4百 耕作淪副業

和老游一樣，種地也只是劉大姐的第二副業。劉大姐是湖南常寧人，記者見到她時，她正在廣東韶關的東火車站擦皮鞋。但她的主業是裝修，沒生意的時候就兼職擦皮鞋：「家裡小孩要上學，不多想辦法賺錢肯定不行。」劉大姐非常精明，知道記者身份後，剛擦完鞋還沒徵求意見，就馬上額外再塗上鞋油：「這種比較貴，4元。」她一邊塗鞋油，一邊嘗試打消顧客心中的惱火：「做記者肯定有錢吧？」

對農務務農收入比例日益下降的現狀，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陳文勝有過詳細調查。早在2004年，他在湖南一個典型傳統農業大鎮，抽查1,632戶農戶所得的資料表明，養殖戶年收入人均1,708元，打工戶年收入人均6,291元，而種田戶年收入人均只有432元。也就是說，種田的收入只及打工的7%。這幾年來，種田收入與打工的對比只會越來越大，還有誰願留在田間？

土地變雞肋 農業臨危機

年輕人不願種地，老農民又如何呢？視土地如命根，是過去老農民對土地有很深感情和生活依附的表現。現在情況卻變得微妙起來，即使是無奈留守農村的老農民，也視土地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不再珍惜土地。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

這種土地觀念的轉變，從湖南省社科院一項以留村在家的中老年農民為主要對象的調查中得到反映。陳文勝介紹，在回答「如果您務工商收入穩定，能夠養活一家人，你會怎樣進行選擇？」的問題時，有12.6%的人選擇放棄土地承包權，26.7%的人選擇出租土地，只有60.7%的人選擇自己經營土地。這說明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感逐漸降低，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日趨弱化。

缺糧成農業出路？

陳文勝表示，李嘉圖分配定律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利潤與資本額成正比，既不與勞動付出成正比，也不與

效益成正比。說明了多勞並不多得，比如中西部勞動力最多，但所得不如沿海；高效也並不多得，比如每次農產品高產只會造成過剩，以至穀賤傷農。只有多資才能多得，比如沿海發達地區擁有雄厚的資金帶來快速發展。

所以，一部分中國農民甚至喊出了這樣三句口號：「農村的出路在於拋荒，農業的出路在於缺糧，農民的出路在於打工。」

荒廢農業 經濟遭殃

由於種糧、種菜、養豬的農民減少，如今農村裡的菜價直追城市，甚至更高！對此，獨立研究三農問題的湖南衡陽縣原水利局局長劉放生表示，這恰恰釋放了一個不好的信號，生產不足正是目前的農業危機。

這場危機對誰不利？劉放生認為，這對農民來說可能是好事，「大家收入提高了，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都在城裡娶了漂亮媳婦，有什麼不好？」但是荒廢了農業，必然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重大影響。

全村跳農門 五代集體撤離

劉正皇65歲，湖南衡東榮桓鎮柏塘村人，全家6口人，有三畝多水田。老兩口帶着一個上學的孫女在家，其他人外出打工。他自己種地和打散工，全年收入2,000元左右。全家一年總收入三四萬元，其中種地的收入，竟還不到一成。算完帳以後，劉正皇無奈地承認，種地只能糊口。

主動背井離鄉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幾代人集體離開。在韶關，面對記者老家哪裡的詢問，一位的士司機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不要老家了。」另一位的士司機師傅是湖南常寧蘭江鄉人，他說老家有一個



■農民「跳農門」，翁源龍仙鎮李屋村人去屋空。

自然村，都是同族十餘戶姓胡的人家，按照輩分算有五代人，全部集體離開。胡師傅自己也把父母接到韶關安度晚年，他感慨，回家拜山，連路都找不到，全長茅草了。

打工僅一月 等同種地一年

「搞個鬼哦！」方聲軍叔叔硬邦邦的回答，表達了他對種地不賺錢的鬱悶，他是困守湖北通山縣大畈鎮山頭灣的農民之一。

記者在廣東、湖南、湖北了解到，農民普遍表示種水稻畝純收入400至600元之間，而且前提是沒有遭遇水災或旱災。

湖南耒陽籍的張師傅在韶關開出租車，他說家裡的地都給兄弟種了，同村人還有不種地全拋荒的。出來打工最少一個月也有1,000多元，減去吃住每月也能剩下四五百元，等於在家種地一年。「做農民最苦了，又熱，出來還不用這麼辛苦。」



嫌補貼太少 農民不領情

「要說實話！」一群老頭老太們，七嘴八舌地爭辯着農業補貼到底有多少，其中一對老夫婦則騰出口來，向記者訴說農業補貼如何不足：「種10畝地，一年才給170元！哪裡夠？」湖北赤壁茶庵嶺鎮青石橋小學門口，一群老人由於記者的提問而為農業補貼標準爭議起來。最後，他們形成共識：一畝地政府補貼肯定不止17元，分到手的這麼少，是因為村幹部截留了。

各地的農業補貼標準不一，多的每畝超過100元。但補貼能不能完全發放到農民手上，成為許多人關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即使補貼完全發放，農民和基層幹部都不領情。赤壁新店鎮荷葉塘村農民陳伯表示：「種地賺不了錢，國家不要稅費也賺不了錢。」

糧價上漲 農夫未受惠

浙江仙居官路鎮綠盈農業合作社發起人張桂芳表示，08年種子每市斤（1市斤等於500克）8至10元，國家良種補貼10元。但現在市價漲到28至60元，補貼應該相對提高。張阿姨表示，種子價格上漲與勞動力成本上漲有直接關係，但勞動力價格上漲意味着打工收入更高了，農民乾脆把承包地拋荒，選擇打工。

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表示，日本政府以人民幣12元每斤的價格收購水稻，否則農民不種水稻。台灣農民休耕，政府每畝要補貼5,000元。未來三五年內，中國糧食價格應該翻番。



■老農翻地非耕作，而是修築小路。